

中国油画家

王羽天

主编 赵锦剑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油画家. 王羽天 / 王羽天著. -- 长春 : 吉林
美术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86-4105-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4450号

中国油画家
王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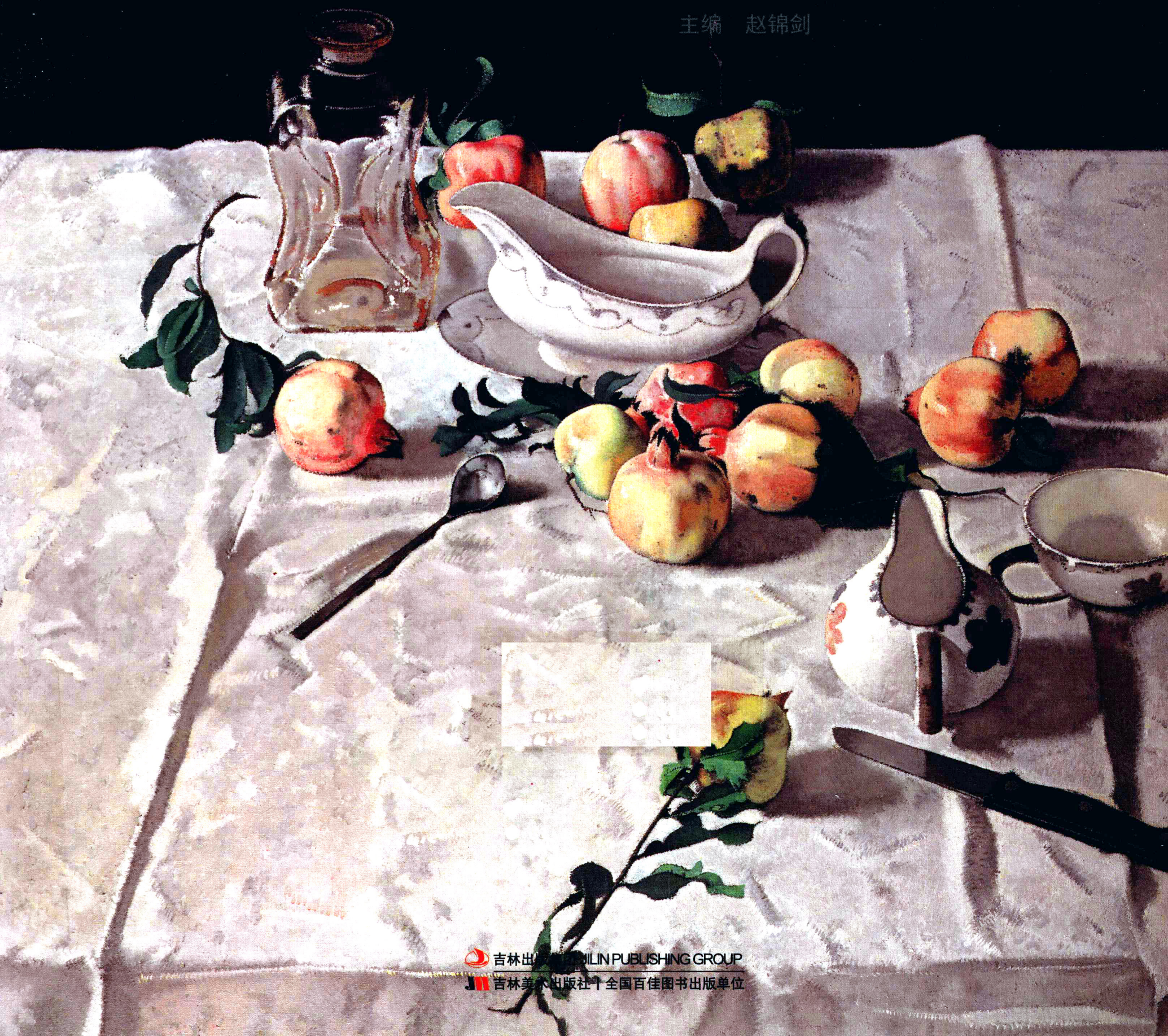
主 编	赵锦剑
出 版 人	石志刚
责任编辑	尤 雷
责任校对	陈 鸣
封面设计	毛幸陆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2
印 张	17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图书经理部: 0431-86037892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杭州艺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4105-9 定价: 198.00元

中国油画家

王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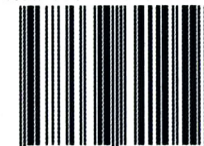
主编 赵锦剑





上架建议: 美术画册类

ISBN 978-7-5386-4105-9



9 787538 641059 >

定价: 198.00元

中国油画家

王羽天

主编 赵锦剑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序

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特别是生活在喧哗的城市里的人们，看到王羽天宁静的油画作品，格外使人轻松、舒展、赏心悦目，那是一种美的享受，更是情操的陶冶。

羽天的油画风格十分鲜明，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在“中国首届油画大展”上展出油画《对弈》就开始显露出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沿着他自己认定的艺术方向不断深入、迈进。近 20 年来他创作了很多佳作，艺术上越来越成熟，风格也愈来愈鲜明、强烈、独树一帜！

风格是什么？法国作家、思想家布封（G·Buffon）早已说过：“风格即人。”要了解一个艺术家的风格，首先应该了解风格的主人，因为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既关系到他的思想、品格、个性、气质，也关系到他的艺术的素养和审美理念，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

王羽天是 1984 年从东北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我是在招生时认识他的，羽天进入第三工作室后我们几乎朝夕相处，彼此十分了解。他从小受他画家父亲的影响热爱绘画，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青年，对造型、对色彩有特殊的敏感性，领悟得很快，基础扎实，是班上的佼佼者。学生时期的作业就被留校作示范作品并多次出版、发表。在我的印象中，羽天是个性格内向、温顺、有些腼腆，但爽直、真诚、柔中有刚，话语不多，却颇有主见，尤其在艺术上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很赞赏他这种优良的品格。

王羽天对艺术十分诚挚，有社会责任感，在上世纪末他就撰文思考新世纪来临后“艺术家的责任”。在这篇关于《艺术家的责任》的文章中文字虽不多但他观点明确，认为“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借鉴，艺术史层层叠叠，好比一张满是痕迹的纸，空白越来越少，这就迫使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当下我们还能做什么？艺术发展固然不能“宏观调控”，但艺术家却负有直接责任，对个人，对社会”。羽天对自己的艺术探索是认真的，负责的，他察觉到当代艺术在形式语言的绝对追求无疑成了现代艺术的主流，为此他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在形式语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造。

他的创造从不追随任何一个大师，一方面他认为：“传统与现代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总结前人，反思历史，静观当下的艺术现状。”也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现状发扬自己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他关注现实生活，从生活中感悟人生的体验。羽天把静物当作人来描绘，从更深的层次上，感悟到静物与人在精神上的同构性，他就借物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油画艺术的理解，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对艺术内在美的深刻认识。他笔下的静物都是人的生命活力的精神性显现。正如罗丹说的那样：“花儿用妩媚的垂枝，用花瓣的和谐色调，同他谈话——花草中的一蕊一瓣，都是自然向他吐述的亲密的字眼。在他看来生命是无尽的享受，永久的快乐，强烈的陶醉。”

羽天的作品十分诱人、悦目，或典雅，或清爽，或简括，或凝厚，在典雅中使人感到作者对马奈绘画的喜爱，在清爽、简括中令人想起马蒂斯所创导的绘画中的平面性和现代性的继承与发扬，在凝厚中似乎能联想到夏尔丹的精神世界……总之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始终坚持为生命礼赞而挥洒。艺术语言、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重要的是他那不变的追求真、善、美的心灵和人文关怀的精神。

王羽天的艺术探索是按照艺术规律从生活中发现美和创造美，通过他的与心相应的眼睛深深理解自然的内部，在事物外表之下体会内在真实和美，他把客观自然形态物象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转化为艺术形象，并通过所掌握的绘画技巧和油画语言表现在画面上。他从不自然主义地抄写对象，更不依赖于描摹照片，因为照片只是客观地机械地反映客观自然形态，从自然形态到图像上的自然形态，缺乏成为艺术形象的“转化”。有人曾向罗丹提问：“当一个艺术家在运动的表现上和照相完全不一致，而照相是一种无可指摘的机械的证明，这显然是艺术家改变了真实？”罗丹回答：“不，艺术家是说真话的，照相是说谎话的，因为实际上时间不会停止。如果艺术家能够做到使人觉得这一姿态，是在几个时刻内完成的姿态，那么他的作品，比起那时间猝然停止的机械的照想来，当然是不会依样画葫芦的。也就是从这点，可以判定近代某些画家的错误，这些画家所表现奔马的姿态，是快照所供给的姿态。他们批评席里柯在卢浮尔博物馆陈列的《爱普松的赛马》中的马，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肚子碰着地奔跑——就是马蹄同时伸向前后，他们说照片

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不错，在快照中，当马的前蹄到了前面，后蹄一蹬推动全身，又立刻收回到腹部下面来，预备再蹬——这便使得四脚几乎悬空地收拢在一起，因此这匹马就好像从地上跃起一样，而且僵持在这个姿态。我深信席里柯反对照相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马确实像在奔跑。……既然它是我们所见到的真实，给我们深刻印象的真实，而我们认为重要的就是这种唯一的真实。”罗丹从更高的要求上说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照相的差异所在。当今年我们的画坛上照抄照片，有的甚至拿照片喷绘代替绘画的风气累见不鲜。听听罗丹的话，看看羽天的画，岂不使人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他的思想、理念、情感的体现；是艺术家心灵中的世界；是一种创造，绝非照相可以替代！我们大家渴望温暖的宁静与和谐，王羽天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宁静、和谐的美的享受，还启示对艺术创造的冷静思索。

全山石
2009年10月18日

灰之旅

灰之于黑白，是“中性”和“中立”的。相对于黑白之间的“分明”与“对立”，灰意味着“过渡”“渗透”；“调和”“变通”；“尺度”“记忆”；“稳定”“内敛”；“舒缓”“从容”；“暧昧”“静谧”；“息世”“不争”；“温良”“素雅”；“淡泊”“执守”；“静穆”“圆融”……关于灰色在“物境”“情境”和“意境”之中所呈现出来的象征意味且因而引发的无边联想实在是太广袤了。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然会忽略掉关于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智性”。这种“智性”是建立在灰对于黑与白的充分认知和理解之上的。灰色的属性注定了它理所当然地具备既“知”黑又“知”白这样一个事实，因而灰色本能地在它的记忆链之中隐藏了关于黑与白的母体记忆；并且在它的基因编码之中记录了关于黑与白的遗传信息。灰之于黑、白的“智性”尽在于此。灰之于其母体除去了“响亮”与“明快”的特性之外，于黑、白两界之间在性情之中几乎是占尽了先机的。这样一个道行深远的灰色除了在羽天的画作之中频繁地被我们所领受之外，在德国画家里希特中年时期的部分画作之中也有较多的呈现。尤其是里希特的那些灰色的抽象画的确是他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真实的内心写照，灰色是他想要表明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然而对比羽天的灰，里希特的灰所折射出的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感慨，而羽天的灰所透露出的却是本能与柔情。与里希特富于哲理且在困境之下忧患的灰色有所不同的是羽天的灰更加偏重于直观的感性和外在的情绪化。这是同样一块灰色在大致相仿的时代背景之下于日耳曼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决然之别；是沉思揶揄和恬淡静雅之别；是直面承担和归隐自在之别……他们都选择过灰色抑或选择了灰色，而羽天对

灰色的执着认定确是始终如一的。

羽天是我所敬爱的学长。在我眼里他是个“纯种”的但却是有些“洁癖”的画家。虽然羽天总会给我们留下如同他名字那般“清高”的印象，总会让我们联想到他那一双翱翔于蓝天之上的羽翼；加之“王”姓多少又会给他的这对翅膀横添几分霸气，因而总会令他的“飞行”在我们的感官之中形成类似于“蝙蝠侠”或“超人”的景象，却鲜有“安吉尔”的印象。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近乎“卡通”般的联想对于一个坚实地走于地面之上的羽天是不公正的。我也曾惊讶地发现羽天和我之间除去性别之外居然还有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首先我们的父母都是国画家。我们又都是油画家，并且还一同任教于美术学院。而且我们的子女现如今又都在美术学院附中习画来步我们的后尘了。除去机缘巧合的因素，这样的血脉相承总会令我滋生出许多莫名的关于艺海桑田与我们之间的那些深沉的纠葛，以及那些命运之中注定难以割舍的浓重的情感默认和精神归宿，并且在血液之中沸腾起某种难以驯服和抱定如一的浑然信念，毫无疑问这也定是羽天的情感，这使得我们无需任何契约就可以成为同道中人。

羽天作为画家的“纯种”和“洁癖”都得益于他的固执，这是许多伟大画家所共同具备的高贵品质。这种固执其实是一种强大的

自我认同感，宣誓了一种自信，同时也宣誓了一种不从众入流的自尊和高洁。具体地表现在他那天才般早熟的风格之中，他为我们营造了一种介乎于东西方之间、传统与当代之间、经典与流行之间的“中立”的灰色空间，那是一种兼具了东西方经典传统为背景支撑的现代简约式的风格。在他的画面之中巧妙地平衡了古典情结与当代语境之间的矛盾，用一种近乎木讷的方式诠释了“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关于青春、关于鲜活之物、关于大有之年的惜阴之旅。而在这个惜阴之旅的背后却是羽天用他的灰色为我们所经营的那个关于再叙经典与直通永恒的美好初衷。在他的画面之中那些节制而又适度的夸张与变形；那些略显压抑但却是优美而舒缓的曲线；那些富于挑逗意味但却是充满了生机的细微变化着的灰，总能让我们体察到一种潜伏在宁静简约背后淡出了的冲动，显然那是一种遭遇到节制的激情。诚然许多原始而热切的冲动都被这极尽精雅的冷灰所遮蔽掉了，而那却是羽天所要传递给我们的最有价值和耐人寻味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窥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滋养，也领受到了他的家学渊源对他的熏陶。也许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一个事实。羽天总是本分地制动了那些关于激情的因素，并将其封存于了画的远端。而这本分终将会厚重地相伴他的一生，这确是一个中国人所恪守的高贵品质。羽天的作品从选材、布局到设色和情绪上都隐约地向我们传递出“意境”“情趣”“修养”这样一些传统中国文人画所注重的精神特质。而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纯正的油画语言，反倒使他的画面呈现出了一种更加稳妥而别样的风格。他总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画面之中这些复杂的或隐或现的对立因素。羽天的技法是值得称道的，他拥有非常纯正和高超的油画技法，作品制作精良而独到。尤

擅高密度小笔触的色彩并置和大小刮刀的混合使用，这样的技法会使画家在兼顾形与色、体与量、色域与边线之时随时陷入“破”与“立”的无休止的反复争战之中，往往会顾此失彼。所以在获得最终相对完美的画面效果之前“运气”和“不可操控性”似乎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因此这种技法是常人难以掌控的，也是多数画家所启刻意回避的。这令我在使用文字来拆解他的技法之时都颇感为难，那一定是羽天的“绝活儿”了。正是这种强大的技术支撑才使得羽天那些简约的画面能够经受得住刁钻眼球的考验，而异常耐看。

羽天作为画家是“洁癖”的，这与他完美主义者的情结有关。在现实之中他的单纯和固执是不容侵犯的，因此偶尔演变成某种愤怒迅疾地将他所修持的那份宁静给撕得粉碎，立刻就裸露出他顽固和粗糙的一面。但是很显然，在我看来这种情绪间黑白的转换分明是缺乏灰色过渡的，因而我坚定地认为那不是完整的羽天。因为我所以以为的羽天是一个灰色的近乎疯狂的完美主义者，虽然这会令他偶尔特别不容尘垢瑕疵，但他却一定是灰色的。这一切我们尽可以从他那些冷静精雅的灰色画面之中去领略一斑；他甚至可以在他那些苦心经营的优雅的粉灰色之中立刻就让人嗅出某种略显清高的香味。许多年来这块透露出香气的灰色始终都静态地追随于他并与他合为一体。以至于让人觉得离开了灰色就等于离天了羽天……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羽天。羽天的“洁癖”还体现在他所描绘的对象往往都是单纯而美好的事物，都是平凡生活中触手可及和随兴所至的事物。他尤为擅长在生活中从最为平凡的事物之中提炼出清纯而富于

诗意的元素，并且倍加善意和谦恭地去描绘。他反对说教式的假、大、空的绘画，喜欢朴素的真、善、美的绘画。这使得他的绘画理念具备了济世的高尚情怀。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羽天在他独特风格的确立之初就成功地利用灰色的“智性”协调了许多关于时代感、民族性、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这样一种风格的形成不得不让我们认同他天才般的早熟，具体体现在他从一开始就敏锐而谨慎地与“传统和当代”“经典和流行”“东方和西方”都保持了恰当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所形成的清晰与判断至今仍极大地成就着羽天的艺术，使羽天成为当今时代少数具备真正意义上独立见解的画家。这是专属于羽天的灰色之旅。也是羽天为自己打造的通往史册的钥匙。

显然羽天不会像毕加索那样多变和诡异；也不会像凡·高那样狂放和自残；更不会像达利那样自恋和荒诞；蒙克的神经质和抑郁也不属于他；莫兰迪的乖巧和寡欲也不属于他……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应该是他们作为画家的“纯种”性，羽天在这里只不过是多了点“洁癖”而已。

我们都愿与他分享他的灰之旅。

常青
2009年岁末 杭州

油画作品



石榴 120×120cm 2010